

##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解读<sup>〔\*〕</sup>

——评奎因《语词和对象》

○ 顾 奎

(安徽大学 大学外语教学部,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自提出以来,引起了学界的激烈讨论。通过对奎因关于该论题的构建进行文本分析,我们认为他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关注的是有两个或更多行为对等的翻译手册的情形,该论题认为在不同的翻译手册之间进行选择是不确定的。同时,通过比较与对比,我们发现奎因的行为主义并不等同于斯金纳的传统行为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语言行为主义。

〔关键词〕翻译不确定性;原始翻译;行为主义

在1960年出版的《语词和对象》一书中,奎因首次提出著名的“翻译不确定性”观点,其初衷是针对卡尔纳普在日常语言中应用内涵概念所作的辩护。卡尔纳普认为:“(1)我们非常容易就可以确定像德语这样的语言谓词的外延——我们提出我们要翻译的目标对象并考察这个谓词是否适用。(2)一旦我们确定了外延,我们就能够通过描述对应德语中那被关注的单词的可能对象来确定内涵,并考察这个谓词是否适用于它们。”<sup>〔1〕</sup>奎因认为卡尔纳普预设了我们已经能够翻译我们在考察这个问题时所用的德语词汇;或者我们简单地预设了陌生人与我们有相似的经验亦或相似的兴趣和愿望,因此翻译并不像卡尔纳普所认为的那样可以被明确地规定,为了搞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纯经验的方式证明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问题。奎因认为必须研究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

---

作者简介:顾奎(1977—),安徽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文学。

〔\*〕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项目 and 安徽大学第二批青年教师项目资助。

lation)的情况,即“迄今为止从没有接触过的人们之间语言的翻译”。<sup>[2]</sup>

这一论题提出后,引起了哲学家们的激烈讨论。普特南(Hilary Putnam)认为奎因关于翻译不确定性的论证“可能是自康德的先验范畴演绎以来最吸引人且引起最广泛讨论的哲学论证”;<sup>[3]</sup>弗里德曼(M·Friedman)也认为:“奎因的翻译不确定论题也许是当代哲学中最著名并得到广泛讨论的论题。”<sup>[4]</sup>

同时,这一论题也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和反驳、甚至是误解。例如,乔姆斯基指出:“那么,从心理语境来解释,对于大脑天生的语言(或总体知识)习得而言,奎因的原始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等于说是不合理的且相当无事实根据的经验主张。”<sup>[5]</sup>德维特(Devitt)与斯蒂尔尼(Sterelny)曾指出:“奎因关于意义的怀疑论……似乎是基于斯金纳的行为主义。”

那么,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到底是怎样的?该论题的确切内容是什么?奎因的行为主义真是基于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吗?我们将以文本为依据进行分析。

### 一、奎因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内涵

关于翻译的不确定性,奎因在《语词和对象》一书中是这样表述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编纂一些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手册,所有这些手册都与言语倾向的总体相容,但它们之间却互不相容。在无数的场合下,这些手册提供的译文是有分歧的:对于一种语言的同一个句子,翻译手册给出了另一种语言的不同句子作为各自的译文,但这些句子彼此之间却不具有任何似乎合理的等值关系,无论这种关系多么松散。当然,一个句子与非语言刺激的直接关联越固定,它在不同翻译手册中的译文的分歧也就越小。”<sup>[6]</sup>

这个论题的内涵是什么?乍一看,我们可能认为奎因似乎并没有清楚地阐明该论题的内涵,因为它的内容似乎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其核心思想并未改变。下面我们通过陈述奎因在不同阶段对翻译不确定性的构想来解读该论题的实际内涵。

第一,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一些构想认为,如果两个或更多不相容的翻译手册符合相同的言语倾向,那么我们没有根据证明哪个手册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对此奎因是这样阐明的:

“我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是指互不相容的翻译手册可以符合言语倾向的所有分布。但能够说明翻译准确性的唯一自然事实是言语倾向。所以互不相容的翻译手册能够符合所有相同的自然整体状态,继而符合微观物理状态的所有分布。然而,因为不相容,两个翻译手册几乎都不正确。如果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我认为没有事实的真相。这说明我对带有微观物理状态分布的事实真相的认同。”<sup>[7]</sup>

“我的立场是任何一个手册都可能有用,但对于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没有事实真相……”<sup>[8]</sup>

第二,从奎因坚持手册的不相容性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在符合所有相同言语倾向的两个互不相容的翻译手册中,至少有一个一定是错误的。当且仅当其中一个是错误的情况下,两个手册才是不相容的。

“假设他们(两个田野语言学家)都编制了翻译手册,且能证明用两个手册都能成功地把一些本地语言翻译成连贯的英语。然后假设我们分别使用两个手册再次逐句翻译这些本地语言。译文还是那么连贯吗?如果译文不连贯,而且没有根据证明哪个手册是错误的,我们就遇到了我所说的翻译不确定性。”<sup>[9]</sup>

第三,下面的构想坚持认为在符合所有相同言语倾向的两个手册中,没有根据证明一个手册一定比另一个好。

“我的不确定性教条与翻译的假想手册有关,这些手册都适合所有行为。既然译者不能用神经病学的标准或者心灵感应来补充他们的行为标准,又有什么理由来假定一个符合初等物理状态的任何分布的手册要比另一个手册更好呢?简言之,有什么理由假定存在事实真相呢?”<sup>[10]</sup>

第四,下面的构想表明如果没有根据在两个手册之间做出选择,那是因为两个手册都对。“不确定性不是指没有可接受的翻译,而是说有很多可接受的翻译。”<sup>[11]</sup>所以,有时候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构想允许对立的手册都是正确的:“不确定性论题告诉我们正确的翻译可能突然分歧。”<sup>[12]</sup>

第五,在接下来的这个构想中,奎因从译者的角度切入,他认为手册是否可接受是取决于译者的,他认为两个原始译者是可以拒绝彼此的手册的。

“我们没有理由期望两个独立工作的原始译者会编出彼此接受的手册。在可预期的本土行为方面,他们的手册可能没什么区别,然而每一个手册都可能会规定一些另一个译者可能拒绝的翻译。这就是翻译不确定性论题。”<sup>[13]</sup>

从以上奎因对翻译不确定性的构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确定性关注的是两个或更多相对立的假设的翻译手册,它们在行为上对等。在这些构想中,不同的是奎因描述这些手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然而其核心思想并未发生改变,因为我们没有根据在两个或以上的对立手册中进行选择。换言之,不确定性论题关注的不是翻译手册的准确性、正确性或真理性。它也不关注单个翻译手册的认知价值。它只关注有两个或更多行为对等的翻译手册的情形。不确定性论题认为在不同的翻译手册之间进行选择是不确定的。

## 二、奎因行为主义的确切内涵

### 1. 奎因的行为主义不同于斯金纳的行为主义

德维特等曾指出:“奎因关于意义的怀疑论……似乎是基于斯金纳(Skinner)的行为主义。”<sup>[14]</sup>在《真之追求》中,奎因说:“批评家们曾说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源于我的行为主义。有的说它是我的行为主义的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我不赞同第二点,但赞同第一点。我仍然认为行为主义者的方法是强制性的。在心理上,一个人可以是或不是一个行为主义者;但在语言上,这个人别无选择。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观察其他人的言语行为并且经他人观察、加强

或纠正自己结巴的言语行为来学习语言的。”<sup>[15]</sup>

奎因的解释和心灵无关,而是和语言学习者可利用的证据有关。事实上,他认为他所假设的方法论是无可取代的。他的行为主义不被认可的唯一之处在于他认为语言是通过超感知觉之类的东西习得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他的行为主义是有争议的。

实际上,奎因的行为主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行为主义。对此,奎因这样说道:“往往,同时发生的可公开的观察情况并不能使我们预测一个人要说什么,即使是与我们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也一样,因为此时话语通常与外在可观察情况关联不大;有一些正在进行的和非共享的经验。的确,只有这样,语言才能起到有用的交际目的的作用;预测的话语并没有传递任何消息。”<sup>[16]</sup>

实际上,按照奎因的理解,行为主义者“机警而又愉快地深陷学习准备的内在机制之中”;在奎因看来,行为主义“的确仍然宽恕了自省的依赖”。<sup>[17]</sup>现在,奎因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同情更强形式的行为主义了,但是尽管可能如此,我们认为在他的翻译不确定性的论证中并没呈现这一点。

此外,他是赞同语言学习的内在机制的。在“语言与哲学”中,他否认了刺激—反应—调节是语言学习的充分条件。他认为语言习得内在机制的作用的结构和范围是科学调查的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且他鼓励我们思考一下内在机制在我们的语言使用中所起的作用。正是在“语言和哲学”中,奎因写道:“行为主义者对内在机制这个话题忙得不亦乐乎”。<sup>[18]</sup>所以说,在没有明白奎因的语言意义之前,就去批评他假设了不正当的行为主义是完全不正确的。

尤其是,辛提卡(Hintikka)曾反复预设,对奎因的论题而言,我们只需要关注其“刺激意义”就够了,即,只关注同意和不同意。然而,这是不正确的。<sup>[19]</sup>我们认为该论题并没有依赖把原始翻译的证据局限于同意和不同意。相关的证据不言自明,包括脸红、口吃、跑开等;也包括当地的习俗和礼仪,以及一个人为了了解如何翻译一种语言所能利用的任何可观察行为。询问并且得到认同这种方法是必要的,但不充分。我们必须找出可能的观察句来开始,而且我们还必须超越这些观察句。<sup>[20]</sup>

简而言之,即使奎因的论题是基于斯金纳的“行为主义”,他的观点也与传统的行为主义有显著的区别,至少应该区别对待。我们来看看奎因“行为主义”的确切内涵。

## 2. 奎因的“行为主义”实质是语言行为主义

在奎因看来,行为主义者完全沉浸于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奎因并不反对语言学能是内在的,但他认为语言学习会随着对人类行为和周围环境的可观察性特征而发生变化,他认为“不存在天生的语言和心灵感应”。<sup>[21]</sup>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奎因认为“语言学家别无选择,只能成为行为主义者,至少作为语言学家。”<sup>[22]</sup>显然,这样一种温和的语言学行为主义不能等同于传统的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相反,莱特(Wright)等认为“在当代语言哲学中,这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

行为主义观。”<sup>[23]</sup>

奎因曾指出：“当我驳回把行为主义限制在条件反应的定义时，我仅仅是延伸这个术语来包括每一个人吗？是的，我的确是把它看作包括所有理智的人的。在我看来，重要的只是对表达在观察条件下一切标准的一种坚持。我所说的观察条件是指通过示意明白的或能够明白的条件，因而这些条件在每一个特定情况下的应用可以通过主体间来进行检验。不要对‘行为主义’这个词吹毛求疵，如果把观察的方向仅仅看作经验主义，目前的用法或许是最适合的；但是它是具有明显现代意义的经验主义，因为它否定了传统经验主义特有的天真的唯心主义。”<sup>[24]</sup>

在这里，“天真的唯心主义”指的是古典经验主义中关于“思想”概念的不加批判地使用，这是奎因想要避免的。那么，他的经验主义是指什么呢？在奎因看来，经验主义有两个基本原则仍然无懈可击：“一个是科学的所有证据都是感官证据；另一个是一切词语意义的灌输最终都要依赖感官证据。”<sup>[25]</sup>

由此看来，我们不应过高评价奎因行为主义的朴素性。

Dagfinn Føllesdal 认为奎因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种叫作“人造意义的论题”，<sup>[26]</sup>即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是所有证据的联合产物，它可以帮助这种语言的学习者和使用者来确定这个意义。对此，奎因认为语言意义是可观察行为在可观察情况下的一个功能，他说：“更广泛的意义是不相关的；物理主义是不相关的；一元论也是不相关的。一个人可以沉溺于最极端的心灵主义的本体论而不影响翻译不确定性。”<sup>[27]</sup>这才是“行为主义”的核心内容。奎因接着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观察其他人的言语行为并且经他人观察、加强或纠正自己结巴的言语行为来学习语言的。”<sup>[28]</sup>

因此，奎因的“行为主义”仅限于语言，更确切地说，仅限于语言意义。它是基于对语言习得的反思：“我所坚持的行为主义在语言方面，在于语言是如何习得的。”<sup>[29]</sup>显然，它没有对行为主义的正确性做出任何一般性假设。因此，奎因的这个观点有时也被称作“语言行为主义”。

### 三、结 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语词和对象》一书中，奎因提出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内涵是：互不相容的翻译手册可以符合言语倾向的所有分布；在符合所有相同言语倾向的两个互不相容的翻译手册中，至少有一个一定是错误的；没有根据证明一个手册一定比另一个好；两个手册都对；翻译手册是否可接受是取决于译者的。奎因的行为主义虽然是基于斯金纳的“行为主义”，但二者却有本质的区别，它实际上是一种语言行为主义。

#### 注释：

[1] Carnap, R. *Meaning and Necessity. A Study in Semantics and Modal Logic*. Midway Reprint, Univer-

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8, pp. 100 – 106.

[2][6]Quine.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0, pp. 28, 27.

[3]Putnam. The refutation of conventionalism. In *Semantics and meaning*, ed. M. Munitz.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a, p. 159.

[4]M. Friedman. *Physicalism and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Wiley – Blackwell Noûs 1975. 9(4):353 – 374. Reprinted in Moser, P. / Trout, J. (eds.) 1995.

[5]Chomsky. *Quine's Empirical Assumptions*. Synthese. Vol. 19, No. 1/2. 1968, pp. 53 – 68.

[7]Hahn, L. E. and Schilpp, P. A. (eds). *The Philosophy of W. V. Quine (expanded edn)*.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89, p. 429.

[8][10]Shahan, R. W. and Swoyer, C. (eds).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W. V. Quin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79, p. 167.

[9]Quine. *From Stimulus to Sc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2.

[11][13][28]Quin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Agai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7a(84), pp. 9, 8, 5 – 10.

[12]Barrett and Gibson, *Perspectives on Qu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

[14]Devitt and Sterelny. *Language and Reality*. Oxford: Blackwell. 1987, pp. 158 – 159.

[15][16]Quine. *Pursuit of Tru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pp. 37 – 38.

[17][18][24]Quine.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edited by S. Hook.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9c, 95 – 98. Reprinted in W. V. Quine 1976, pp. 56 – 58.

[19][21][22]Quine. *Replies*. Synthese 1968, 19(1 – 2); 264 – 322. Reprinted in *Words and objections*, edited by D. Davidson and J. Hintikka. Dordrecht; Reidel, 1969.

[20]Quine. *Comment on Hintikka*. In Barrett and Gibson 1990c, p. 176.

[23]Wright, Crispin.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In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dited by B. Hale and C. Wright. Oxford; Blackwell. 1997, pp. 397 – 426.

[25]Quine. *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In W. V. 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b, p. 75.

[26]Dagfinn Føllesdal. *Indeterminacy and Mental States*. In Barrett and Gibson. 1990, pp. 98 – 109.

[27]Quine. *Comment on Føllesdal*. In Barrett and Gibson. 1990b, p. 110.

[29]Quine. *Comment on Parsons*. In Barrett and Gibson. 1990e, pp. 291 – 293.

[责任编辑:书缘]